



心裡一直很奇怪，老先生說自己老來得空學書法，卻又從來不肯臨帖寫字，只拿了報紙看，隨便寫些標題大字度時間。

他可是公家單位堂堂「長」字級任內退休的，當然不至於沒錢買字帖！只是執意以為，不用看帖了，反正字都會寫嘛！他喜歡寫自己的字體；還得意的說，小時候夫子也曾教他臨過顏真卿「多寶塔碑」，他還記得一些啲！

老人很固執己見，雖然拿毛筆像拿鋼筆，沒個章法，可沒人勸得了他！

記得禪宗公案中有則故事，年輕的比丘跟老禪師告假表示，自己已經學成條戒，想四處雲遊弘法渡眾生去了，禪師聞言不置可否，只請他拿了臉盆去海邊裝滿石頭，比丘依言行事。

「師父！裝滿了！」「滿了嗎？可以再裝入細沙。」比丘雙手捧起海邊的細沙再放入盆裡，沙沿著石頭縫瞬間落入。比丘只得一再捧起……「師父！已滿

了！」「喔！滿了嗎？再放些海水進去……」

比丘終於了悟，學習是不能自滿，是沒有止境的。

而學書法練字，最基本就是臨摹碑帖和不時的讀帖。臨帖要臨得古人精髓，除了學得字形、筆法、結構、章法，還得領會形式背後的內涵，掌握該帖的精神氣韻，臨久了下筆自然胸有成竹了。

讀帖就不同了，必先拋開「胸有成竹」的預設立場，才能虛心接納、吸收、比較不同法帖傳遞的訊息，多讀不同的碑帖，更能有助自己書藝上的精進、變化。

記得從前小時候，我也常偷懶自以為是的大筆一揮，急就章的草草交出書法作業，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提醒我，想探得書法藝術堂奧，除了天份，還是得從臨帖學書打好基礎逐步漸進，既磨耐性，也磨虛懷！

面對不同的人、事、物、境，隨時、隨處、隨緣，人生正是一條永生的學習路程。



人各有體

清代有名的書畫家鄭板橋，他的書法秀雅飄逸，別具一格。

傳說他每日臨摹練字幾近癡狂，除了提筆在紙上揮毫之外，不論白天晚上總是手不停揮，在自己腿上或懸空劃來劃去，真是到了日間揮寫夜間思的沈迷用心。

有一天晚上，因為劃得入了神，半夢半醒之間，不知不覺手就劃到妻子的身上，把妻子給弄醒了，其妻睜眼一看，好氣又好笑，嬌嗔罵道：「相公啊！人各有體，你這是幹什麼嘛！」

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板橋先生一聽恍然大悟！當下心裡就有了啟發：

是啊！人各有體，古來名家書畫之得以流傳百世，不正因各自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嗎？

要能寫得一手好字，自創一格，除了日以繼夜，發奮臨池學書之外，更要懂得吸收眾長，要能鎔鑄古今，才能創造出屬於自己風貌，新的書體出來；有了這層體悟，板橋先生從此不但認真學習，從生活中觀察體驗，而且能觸類旁通。

後來果真融合了真、草、隸、篆四種書體，成就了至今為人稱頌別具一格的「板橋體」。

## 書法美學一二

書法藝術可說是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最值得引以自豪、獨創的線條美學！

一般淺意的說法認為書法就是毛筆字，或文字加以美化就是書法，其實書

法可蘊涵了個人廣闊的學識和修養內涵。一個喜愛書法的人，一舉手一投足都不忘書法，書法之美可說是隨時隨地存在的！

其實書法家其驚人之筆並非天生自然，也是來自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驗，加以觸類旁通而成！因此書法的生命端視個人自身感受不同，所賦予的生命就不同，因個人的學識品味修養之不同，一筆下去，層次就可見真章了。



又談及書法傳承的問題，一些書法界前輩難免多所感慨，憂心忡忡；因為社會結構變了，人心也變了，急功近利之餘，凡是講求快速，加以個人英雄主義作祟，學書的方法也就眾說紛紜，標新立異，不但誤導了初學者的方向，也讓初學者難以適從。譬如臨帖是學書者相當重要的啟蒙環節，初學者必先選擇一種字體、一個書家的字帖加以臨摹反覆再三才是正途。可是也有人認為必須拋開傳統的包袱，不必花時間臨摹古帖一味否定傳統，只讓學生臨他自己寫的字，所謂一師一派！或美其名師法自然，必須自成一家風格才能創新云云。

誠然！藝術的審美觀點或許見仁見智，難以評斷是非，可是沒有先釘好樁，

打好地基，焉能蓋成大樓？我想，書法若要走出傳統，還是要先走入傳統，探究古人的書法精髓，欣賞享受古人留下的智慧，擷取各體之長，再塑造自己的風格才是。

畢竟，這是一條長遠的道路，需要毅力、恆心和學習智慧的不斷冶鍊薰陶才能成就的！其實，不僅是學書法，任何學問都是一樣的。